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七十九回 明武宗西山看劍術 眾英雄黑店滅強人

話說武宗散賑施惠窮黎之後，便思擬往鄱陽湖一游，借看樵舍火燒賊寨。這日傳出旨來，命大小官員隨駕前往鄱陽湖游覽。此旨一下，當由地方官僱就大船，以便武宗前往游覽。這日武宗率領文武百官、大小將士，出了南昌，乘坐龍舟，前往鄱陽湖而去。

不一日已到。果然天子聖明，是日湖中風平浪靜，武宗便令各船在湖面上飛蕩一回，又往樵舍觀覽一番。見樵舍這個地方果然形勢極好，而且山色撐空，湖光如練，龍心甚悅。飽覽已畢，便舍舟登岸，率同各官，駕幸西山，一盡遠眺之樂。各官遵旨，隨駕前往。

到了西山，武宗步上峰巔，憑高眺遠。正在遠觀之際，忽見半空中有一隊人，個個羽衣翩躚，臨風而下。武宗道：“這是何說？難道朕在此山中遇仙不成？”正看之間，已見一隊隊落下，挨次向武宗面前跪下，口中稱道：“臣等乃世外閑民，特來見駕，願吾皇萬歲，萬萬歲！”武宗驚異不已。只見王守仁向前跪下奏道：“陛下勿疑，這就是臣所奏的七子十三生：玄貞子、一塵子、海鷗子、霓裳子、飛雲子、默存子、山中子、凌雲生、御風生、雲陽生、傀儡生、獨孤生、臥雲生、羅浮生、一瓢生、夢覺生、漱石生、鶴寄生、河海生、自全生。這七子十三生，皆是有功社稷、定亂匡時的，願陛下善視之。”武宗聞奏，這纔明白，即將七子十三生逐細問明姓氏，七子十三生也就一一奏明。當下武宗道：“朕聞卿等皆善劍術，此時空山無人，可能一逞妙技，與朕一觀否？”玄貞子道：“臣等當謹遵聖命。”武宗大喜。

於是七子十三生便站起來。先是玄貞子面向西北，將口一張，只見一道白光從口中飛出，迎風飛舞，猶如一條白練盤繞空中。接著一塵子、海鷗子、霓裳子、飛雲子、默存子、山中子、凌雲生、御風生、雲陽生、傀儡生、獨孤生、臥雲生、一瓢生、自全生、河海生、漱石生、羅浮生、夢覺生、鶴寄生一齊吐出劍來，在半空中來擊。只見那二十口飛劍盤旋上下，或高或低，或前或後，真如萬道長虹，橫互不斷。到了酣斗之時，結在一起，真有“懼如羿射九日落，矯如群帝駢龍翔，來如雷霆收震怒，罷如江海凝清光”之妙。武宗顧覽大喜，正是看得不厭不倦。忽見白光一散，頃刻全無。

武宗方在驚訝，又見七子十三生一齊跪下，奏道：“臣等擊劍已畢，特來覆命。”武宗也就喜道：“卿等劍術高明，可敬可佩。有此奇術，無怪制敵圖功，易如反掌了。

宸濠顯叛朝廷，妄施妖術，今得以成擒正法，皆卿等相助之力也。俟朕班師後。當再封賞。以酬厥功。”玄貞子道：“臣等野鶴閑雲，無意于功名久矣，何敢妄邀恩賞，封號頻加？”武宗道：“卿等雖不願于功名，縈情泉石，朕豈可不加封號，用錫奇功？”

王守仁復又奏道：“臣尚有一事，因軍務倥傯，有疏上奏。前者陛下駕幸荊紫關，偶遇刺客，若非玄貞子法師預先送信，使臣飭令焦大鵬趕往救駕，臣固不知前途有此奇凶，即陛下亦不免為其所算。是七子十三生不但有助于國，即以玄貞子一人而論，陛下龍體實為玄貞子預保無虞。願陛下勿以固辭、便收成命為幸。”武宗道：“原來朕前遇刺客，還是玄貞子卿家暗暗保護！非卿所言，朕豈可知道？別事休論，即以救駕一事，其功即屬異常。朕定照卿家所言，俟回朝後，即榮加封號便了。”玄貞子聽說，不敢再卻，只得率眾謝恩畢，因又奏道：“臣等尚有一事未辦，暫且乞退。俟聖上班師後，臣等當在午門恭迎聖駕、上沐君恩便了。”武宗道：“卿等何以來去急急？朕頗願與卿等同行。”玄貞子等齊道：“陛下前途安穩，無事過慮。而且臣等不必同行，隨時可以保護。今所以前來者，非為他故，殆欲一仰聖顏、藉申鄙悃耳。臣就此請辭，當于出月午門候駕便了。”武宗道：“既是卿等有事，朕亦不便強行。到京後，卿等務來受封，幸勿觀望，有負朕意。”玄貞子道：“臣等當謹遵聖旨、上沐聖恩便了。”說著，就掉轉身來，御風而去。

武親再一看時，已不見七子十三生的蹤跡，不免贊嘆不已。當下也就下山，仍回龍舟渡湖，直望南昌，仍就寧王府住下。這日傳出旨意，諭令各官及大小三軍，于十月十五日由南昌班師。這道旨意傳出，隨扈諸臣、文武各官、三軍將士，皆預備隨駕班師，不表。

再說徐鳴皋、一枝梅等四人，自從樵舍奉命前往，各處尋訪宸濠、雷大春二人的蹤跡，已有多日，並無影響。及至宸濠、雷大春均已就擒伏法之後，這風聲傳至遠近，各處皆知，徐鳴皋等四人也就知道。于是四人會集一處，仍回南昌。

這日徐鳴皋四人走至安徽、江西交界之處，喚作殷家匯。這殷家匯卻是個小小村落，並無許多人家居住。此時卻已天黑，徐鳴皋瞥見山凹有個客店，他便與一枝梅等說道：“我們何不就在前面那客店住一宿，明日再走呢？”一枝梅等答應，于是四人互向那客店而來。走進店來，見檯臺上坐著一個婦人，約有三十歲上下年紀，生得粗眉大眼，滿臉的凶惡之狀。只見那婦人問道：“客人敢是投宿麼？裏面有極潔淨的房間，請進去歇罷。”徐鳴皋答應著，走了進去，便向那婦人問道：“房間在那裏？煩你帶我們前去。”只見那婦人一聲應道：“客官且少待，我去喚小二前來伺候。”說著便大聲喊道：“王二，你快出來接客，躲在裏面干什麼？有客人來了！”只聽裏面答應道：“來了！”說著，又從裏面走出一個店伙來。但見那王二生得兔耳鷹腮，滿臉不正之狀。徐鳴皋正在細看，那王二已走到面前，說道：“就是這四位客人麼？”那婦人道：“就是四位，你趕快兒將後進那間單房收拾干淨，請這四位客官進去安歇。”

王二答應著，即刻轉身進去。不一刻，出來請徐鳴皋等四人到了裏面，果然是一個大房間。四人進了房坐下，王二復走出來，打了面水送進去。又問徐鳴皋等道：“你老想當未曾用過晚膳，我們這裏有雞、魚、肉、蛋、米飯、餛飩皆有，還有自釀的好酒，你老用什麼請即吩咐，好使小人去備。”徐鳴皋道：“你只管將現成的送進來便了。”王二答應，轉身出去，一會兒送進一盤餛飩、一盤肥雞、一盤炒蛋、一盤白切肉、兩壺酒、四雙杯箸，擺在桌上。徐鳴皋當下向王二說道：“你不要在此處伺候了，我們要什麼再喊你。”王二答應著，也就走了出去。

這裏徐鳴皋向一枝梅等三人說道：“老弟，你看客店如何呢？”一枝梅道：“恐是那一伙。”徐鳴皋道：“我們可要防備些方好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我們還怕不成麼？”徐鳴皋道：“怕雖不怕他，恐這酒內有藥。我們若被他迷住了，有些不妙。”一枝梅道：“小弟倒有個主意，讓我此時出去，且看一看動靜如何呢？看他們有什麼話講，再作道理。”徐鳴皋道：“我們且先吃些菜，把這酒擺在一旁。把肚子吃飽了，再去看他動靜。

如果無事的，我們再來飲酒；若有什麼可疑之處，先結果了他店內的人，然後我們再來大吃。”一枝梅等答應。當下便不敢飲酒，將一盤肥雞、白切肉夾著餛飩，四人狼吞虎咽，吃了一飽。

一枝梅便悄悄出了房門，卻不走屋內，反跳上屋面，直至後進，去聽消息。穿房越屋，即刻到了後面，伏身屋上，聽了一回，並不聞有人說話；復又飛身來到前進，只聽那婦人說道：“你去到房裏看看，瞧他們吃完了不成？如果要添酒，給他們添上些好的。

時候也不早，讓他們早些兒睡下，我們還要去干那件事呢！”一枝梅在屋上聽得清楚，暗咱說道：“我到要看你干出什麼事來。”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